

# 施蛰存先生的名号和“四窗”

张文江

建中兄著作等身，我读过其中两种，深有感怀：一、《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沈建中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二、新出版的《北山楼金石遗迹》（《北山楼藏碑见知群目》等三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前者常在手边，时有摩挲；后者刚拿到书，纸墨犹香，展卷观赏，灿烂夺目。两书都是极见功夫的厚重之作，编著者花费了绝大的力气，后来人难以绕过。作为当年从学者中的一员，我以前对先生的认知，只是个人接触的单一角度。读了建中兄的书，对先生一生的成就和性情，才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解。先生的治学，范围广泛，而且几经变化，初学者难以望其涯涘。今试从先生的名号和晚年自述的“四窗”入手，以辨识其学问和性情的大体方向。

施蛰存先生的名号，主要如下：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号梅影轩主、碧桃花诗室主、蛰庵、无相居士、北山（《编年事录》，1页）。由此衍生数十个笔名，大都以此为纲领。试分疏如下：

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语出《易经》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又《文言》曰：“见龙在田，时舍也。”取者皆为先生的父亲，根据《编年事录》引来访者文，先生自述：“这个名字判定了我一生的行为准则：蛰以图存。”（同上，2页）

先生出生于1905年12月1日，农历乙巳年十一月初五。生肖蛇，故取象龙，过去之人，常以属蛇为小龙。乾卦六爻有六龙，排行二，故取九二。《易》九五天而九二地，“蛇是地上的龙”（同上，2页），故取乾九二爻辞。学名德普，取九二《象》，隐含“施”姓。名舍，取《文言》九二，为存身之所。

蛰存，取《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信即伸，蛰即屈，虞翻注：“蛰，潜藏也，龙潜而蛇蛰。阴息初，巽为蛇。阳息初，震为龙。十月坤成，十一月复生。姤巽在下，龙蛇俱蛰。初坤为身。故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不仅对应蛇年，而且对应十一月。于姓、名、字皆完全相应，可见取名者旧学修养之深。后来观之，此姓名的取象，暗合先生一生的发展，不能没有神奇的成分。

于《系辞下》荀爽又注：“以喻阴阳气屈以求信也。”侯果注：“不屈则不信，不蛰则无存，则屈蛰相感而后利生矣。”亦即时而变，入冬存身，启春惊蛰，以致用于人世，要在《象》的“时”字。于“时”的体认，尚不在趋吉避凶，而是人的一生活，总是要做点事的”（1940年4月21日杨刚致施先生函，《编年事录》，443页）。此语低调而坚定，先生晚年常言，既是那一代学人的风骨，也是

“德施普也”的内在要求。

继续看其他的名号：蛰庵，直接由名字化出。而无相居士，用《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于名字似乎无关，而仔细体会，依然有内在联系。无相者，不住于相。先生的学问，有着多方面的成就，并不停留在某一领域，相应此名号。于生活而言，他一生多遇坎坷而见识通透，与人交谈，往往流露清澈的洞见，也相应此名号。先生早年曾涉猎佛经，比如在1933年读《佛本行经》，亦即《佛本行赞》（《编年事录》，233页）。晚年在信中说，“现在我改名‘舍’即‘舍’。‘施，啥也’，我只有给别人东西，没有取别人东西。”（《编年事录》，2页）“施，啥也”，“啥”疑当作“捨”。古语“舍”（《说文》△部）“捨”（《说文》手部）为两字，含义不同，现代简化成一字。此处或为辨识字迹之失，若以沪方言说话，“啥”“捨”音近，听者也容易致误。以佛学观之，“施，捨也”，亦即布施。《金刚经》云：“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与《周易》“德施普也”一致。

梅影轩主、碧桃花诗室主，为先生中学时代所拟，后来不再使用。梅冬而桃春，为先生少年时的文艺之心，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这两个号，或对应他的小说诗文创作。小说集中《早期十年（1926—1936）》，初试笔，才气发扬，为世所惊艳。而诗文则延续一生，晚年的《浮生杂咏》八十首，深沉隽永。辍笔未写的二十年“可喜、可哀、可惊、可笑之事”（《附记》），或暗用《老残游记二编》序言，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

使用时间最长的笔名是北山，书斋也因此被称为北山楼。2011—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施蛰存全集》（不是先生作品的全部），此书共十卷，而冠名“北山”者，竟然有四种八册之多，占据绝对多数。此号既是先生实际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性情和思想的表现。

“北山”典取南朝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文意是讽刺伪隐士，相应先生性情的洁身自好，志趣高远。二十世纪的北山，各种各样的风波不断，有很多后来遭遇不待遇之人，自己早年也曾以不公待人。自始至终保持清白的只有少数，先生应该是其中之一。以“北山”为号，并非志在居隐，先生根本上是入世的，积极地做了很多事。当年老友邵洵美落难时，先生曾仗义资助。此事先生从未言及，后来还是从邵的女儿口中说出的（《编年事录》，793页）。

具体取号北山，来自抗战时期，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学校坐落北山脚下，因以为号。回上海以后，在动乱的十年中，他居住于向北的小屋，而此时的北山楼，是在阳台上搭建的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多年积累收藏

的碑帖即存放在其中。而真正对应北山之学的，应该就是北窗，这就涉及流传甚广的“四窗”之说。

“四窗”之说，最初来自偶然的机缘，1984年先生出院后，在会客闲聊时即兴起说。先生原先的作息一直在朝北的亭子间，工作、会客常常就坐在抽水马桶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落实政策，才重新搬回原来的南窗，那里是落地长窗，敞亮了很多。“四窗”的说法新颖可人，后来为报纸记者采用发表（1985年11月5日《书讯报》，葛昆元《“我一生开了四扇窗”——访华东师大中文系施蛰存教授》，《编年事录》，1166页），不久流传开来，成为先生一生成就的简要概括。然而，根据建中兄的提示，社会上流行的版本，还不是先生的原话。

流传的“四窗”之说，大致为东窗新文学创作，南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以及北窗金石碑版考释。而先生比较确切的原话，可以参考丁言昭的记录：“我的学生生活共有四个方面，特用四面窗来比喻：东窗指的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学的翻译工作，南窗是指文艺创作。我是南方人，创作中有楚文化的传统，故称南窗。还有，近几十年来我其他事情干不成，把兴趣转到金石碑版，这就又开出一面北窗，它是冷门学问。”（1988年7月16日，香港《大公报》，丁言昭《北山楼头“四面窗”——访施蛰存》，《编年事录》，1251页）

对比两种说法的不同，主要是东

窗和南窗的易位。我理解先生的原意，东窗和西窗是中国（包括东方）和西洋的对比。南窗为创作性的发散，也暗指南方人；北窗为保存古物的收敛，也象征冷门。而流行说法以南窗为东窗，关注的是最初的文学起步。施先生早年的创作，由诗而小说，写出《将军底头》《石秀》《娉罗罗什》等一系列佳作，影响于时。以此为起始点，也顺理成章。

若东若南，虽然有误读，似不必纠正。先生未认可此说，然而以他的豁达，或当一笑置之，不以为忤吧。建中兄“代前言”提及（《北山楼金石遗迹》一，14页），当年《北山谈艺录》印行时，最初样书的封面，将先生名字中的“蛰”误印为“蜃”，出版者大惊道歉，立即换封面改正。先生却不以为意，觉得太浪费了。庄生云，“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名字写错都无妨，“四窗”本来带有戏言的成分，误传又有什么要紧？先生一生被人误传的事例还少吗？

而北窗之学的搜集整理，最初来自兴趣爱好，以后出于不得已（“近几十年来其他事情干不成”），终于成为学问的归宿。建中兄《北山楼金石遗迹》的附录有八种，可见北窗之学的形成过程，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尤其是附录八，提及《施蛰存集古文录》的选编设想，若完成将有十二卷之多，更见此学的深邃和广大。北窗与北山或北山楼，在时间上、空间上乃至性情上，形成了奇妙的对应。

两说之异同，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先生原话中提到东方文化，可见他的视野所及，并不仅仅关注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更广阔的内容。在二十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是学术界的主要潮流之一，先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在先生的姓名中，包含“德普”和“蛰存”。“蛰存”已行而“德普”未显，不能不说跟时代有关，《易》九二毕竟还有“天下文明”呵，当关注更深远的指向。而南窗之学，与楚文化传统的对应，值得深入挖掘。至于“西窗”的内容，在目前的《全集》中还没有展示，将来如何安排？先生译述西学，几经曲折，对其中的起伏变化如何认识？也需要周到的考虑。

四窗之说，还不能完全概括先生的主要成就。除了可以作为海派文化的代表以外，他至少还有一重身份，就是一生所从事的编辑事业。先生早年以主编《现代》杂志而闻名，影响文学的潮流。晚年编辑《词学》丛刊，以及《外国独幕剧选》，也推动文化的发展。在指导学生就业时，他往往推荐编辑出版方向。由于先生的引领，有好几位学生去了出版社，作出了杰出的成绩。而建中兄自居先生的“学徒”（《北山楼金石遗迹》一，“代前言”），主要的贡献也在编书。我当年毕业时，先生希望我从事编辑工作，只是由于阴差阳错的种种机缘，我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说到自己，师恩难忘，前言往行，点点滴滴在心头。在毕业离校前，施先生对我谈起过两点：一、写文章，应该从小文章写起。二、一个人的主要社会关系，不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内。这应该是先生人生经验的总结，我虽然没有做到，但至今时常想起，回味其中的意思。在毕业后一段时间内，每次见到先生，先生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写的东西呢？拿来给我看看。先生逝世已二十年，语音依然在耳边，是鼓励，是鞭策，警示我不敢懈怠。

2021年8月25日

# 蝉鸣阵阵 居高声远

萧宜

那天去天山公园散步，在小青上偶然发现一枚蝉蜕。它的爪子还紧紧攥着冬青叶，我小心摘下那片叶子，把它带回了家。我的书桌上，便有了新景色，一枚绿色的叶子上蛰伏的金色蝉蜕。

一人夏秋之交，蝉声阵阵，此起彼伏，一阵比一阵猛烈。忘不了童年岁月，找根长竹竿，在顶端扎一个圆形篾圈，抄上无数的蜘蛛网，就去树上捉知了。这是我们最高兴做的事。

汪曾祺先生有篇文章，也说到他少年时捕蝉的事。说有时捕到了一个哑巴，多么高兴！于是捉弄它，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一撒手，看那知了拼命往高处飞。

其实，马齿苋的花瓣无法套住了眼睛，该是马齿苋的籽实，它纺锤形的外壳，能开裂成两半，或可用它套住了眼睛。估摸汪先生那时没亲自干过，而是小伙伴们动的手。

知了，就是蝉，也称蜩。它褪下的壳，即蝉蜕，也叫蝉衣，可入中药，辛凉解表。小伙伴们捡着，积多了，能去换糖担上的麦芽糖饴饴。

蝉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泥土里，根据它蛰伏在地下时间，分七年蝉、十三年蝉、和十七年蝉。到钻出地面，羽化成蝉，才爬上树，高声聒噪。一个月后，它就会死去。在这个把月内，它要完成交配、产卵的使命。它拼命鸣叫，也是吸引它的雌性朋友。蝉见天后的日子短暂，但它从幼虫到羽化成蝉的生命形态，却受到古时人们的崇拜——蜕一次壳，知了猴嬗变成知了，以为这样循环往复，不断轮回，便可永生。

从考古发掘发现，古墓中常有玉蝉随葬品，在二里头近年来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据研究称，它的鼻梁处也有蝉的图形，这都是寄托着祈求逝者重生的愿望。

雄性蝉，它腹部有个发音器官，像蒙了一层膜的鼓。几腹腔的鸣肌每秒振动近万次，声音极高。几只蝉同时发起声来，轰然四野，声干云霄。

唐代诗人、书法家虞世南写过一首诗：“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他以咏蝉托物寓意，说的是，蝉不食人间烟火，只饮清露，因为它品洁，能站高处，其声音自然就传得远，并非是凭借风力的结果。以此自况，个人的声望和影响，非是依托什么权势和财富等外界条件，全是凭着自己人品和以德立身的缘故。

另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也写过一首《咏蝉》的诗。骆宾王因上疏论政，开罪了武则天，被关入狱中。身陷囹圄的他，听到牢房外蝉的鸣唱，知道一年之中又已到了秋天，愁绪满怀，不由家国之忧涌上心头，“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由蝉思己，历经种种，须发已白，青春不再，“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露天声？”如今政治环境如此不堪，“露重”难以进身，言论遭受打压，心中郁闷难平。这里说的是蝉，又句句说的是他自己，也是他为被捕入狱发出的一声抗辩！

后人评他们的咏蝉诗，称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而李商隐“本已高难饱，徒劳费发声”，是牢骚人语。

唐代这三位诗人，不约而同以咏蝉托物寓意，各抒自己心迹，无一不成佳章！说到骆宾王，便想到了他的《讨武曌檄》一文。这篇檄文千古传诵，其中“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的天下！”曾成为过去有一时期的流行语。骆宾王的檄文，虽然骂武则天骂得很凶，称其“鸩蝎为心，豺狼成性”，“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其所作所为，“人之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激昂慷慨，口诛笔伐，言词犀利，武氏却很称赞他的文笔和才气，空怀遗憾未能为己所用——骆宾王助徐敬业讨伐武则天，以图恢复李唐基业，后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也不知所踪。但南通狼山至今有他的墓，多年前我游狼山时曾见过。

2021,9,2 改定



上图选自《北山楼金石遗迹·北山楼集古小品举要》，右图选自《北山楼金石遗迹·北山楼藏碑经眼百品》

# 赛珍珠与龙墨芑： 一桩值得推敲的文坛公案

段怀清

1933年，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译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即《四海之内皆兄弟》），由纽约 John Day Company 出版。在此之前，《大地》三部曲已完成并出版两部，即《大地》（1931）、《儿子们》（1932）。1932年出版的，还有赛珍珠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结婚妻）及其他小说》。如果再加上1934年出版的小篇小说《母亲》，1935年出版的《大地》三部曲第三部《分家》，以及1936年的两部传记《战斗的天使》和《异乡客》，赛珍珠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经完成了她一生中有关中国叙事的最重要的小小说及传记作品。

不仅如此，作为赛珍珠离开中国、返回美国之前系列工作的一部分的《水浒传》英译，在初版本之后，又分别出版了1937、1948、2006年等版本。其中1948年版的《水浒传》英译本，还专门增加了林语堂的“序”。

有意思的是，1935年11月9日南京《中央日报》的“文学周刊”上，发表了龙墨芑（M.H.Lung, 1887-1940）的《英译〈水浒传〉序》一文。在这篇序文中，龙墨芑非常清楚地说明，该文就是为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本而作的：

古人替它作序，是用古代的眼

光，评定它的作用；胡适之先生替它作序，是用新文化的意见，评定它的价值。我现在要来给它写一篇序文，是因为现在它已经改了西装，译成了英文。它就要从古老的中国混到西洋社会里去，想将它的身世、背景等等，略略的指明，在西洋人士面前介绍一下。

从这段话文字基本可以断定，当初赛珍珠、龙墨芑一道翻译《水浒传》时，应该商量过英译本出版时，前面会配发龙墨芑的一篇译本序。在这篇序文中，龙墨芑同时还清楚地说明了，赛珍珠的《水浒传》翻译，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胡适的《水浒传》考证成果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与中国小说史研究之间的关联性。而这些“关联性”，显然并不是依靠赛珍珠自己就能够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离开了龙墨芑，赛珍珠的《水浒传》翻译，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卜凯夫人，是一个美国新兴起的文学家，她新近的作品《善地》与《东风吹》，在欧美文艺界中，已经大得声誉。现在又将这部《水浒》译成英文，出版之后，行将一纸风行，大家以先睹为快。

我的学识与经验，俱感缺乏。今勉应卜凯夫人之约，助译此书，我自己常怕不能胜任。幸有邵仲香先生肯牺牲精神，代为校正。又幸亏卜凯夫

人擅长文学，所以才没有发生困难。惟其中尚有谬误之处，至希海内外读者不吝教正。

这段话，不仅说明了龙墨芑自己在《水浒传》英译中的身份、地位及贡献，甚至对赛珍珠的身份、地位及贡献，亦有所涉及和说明。对此，赛珍珠在《水浒传》译者序中亦有相关说明：

或许讲讲我在翻译过程中所用的方法更为有趣一些。首先，我自己先将整部小说再独自认真地通读一遍。接下来，龙先生当着我大声朗读原文本，此间我则尽可能准确地去一句一句地翻译。我发现，跟着龙先生的朗读，我可以译得更快，不过，与此同时，我手边也打开着一部《水浒传》，以便翻译之时不时参阅。整个翻译都结束之后，我和龙先生再把整个译本核对一遍，逐字逐句地将译本与原文本核对。为了翻译准确谨慎起见，我还请另一位中国本土学者进行了校正。

问题是，后来一些《水浒传》英译本的研究者或者赛珍珠的研究者，受到上述文字的影响太大，对龙墨芑在《水浒传》翻译过程中的整个工作及全部贡献了解不够，以为真的像赛珍珠所提到的那样，在翻译过程中只是为她“解释中国古代传统、服饰、兵器及现已不用的古汉语语词”。实际上，龙墨芑不仅协助赛珍珠完成了《水

浒传》的翻译，而且还是赛珍珠长达十年之久的中文教师、中国小说史的文坛搜集者与相关学术史的咨询者——《水浒传》翻译过程中涉及大量与小说史及学术史相关的工作，这些应该都是在龙墨芑的协助之下完成的。

《水浒传》的英译以及赛珍珠与龙墨芑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的学术意义与价值很可能长期被低估甚至忽略。事实上，龙墨芑并不只是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一个协助者。尽管赛珍珠毫不掩饰地说在此方面龙墨芑为她“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关键并不在于龙墨芑在这几个方面给赛珍珠所提供的帮助有多么巨大，而在于龙墨芑为赛珍珠所提供的帮助，显然远远不只是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技术性方面。

赛珍珠研究界最早注意到赛珍珠与龙墨芑之间的关系并予以调查研究的，是刘龙先生。在《赛珍珠失信龙

墨芑之谜》一文中，他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赛珍珠与龙墨芑基于《水浒传》的英译而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而且特别提到了二人之间后来的“失和”，只是刘龙先生将“失和”的原因，归结于赛珍珠没有足够支付龙墨芑担任其中文教师及中国小说史文坛搜集者的经济报酬。

最初我也以为如此。但在后来查阅《水浒传》初版本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龙墨芑的那篇《英译〈水浒传〉序》，后来并没有被赛珍珠翻译成英文并发表在初版本上。也就是说，龙墨芑1935年底在《中央日报》“文学周刊”上所发表的《英译〈水浒传〉序》原文，在出版之际竟然被赛珍珠“遗忘了”，而这一切龙墨芑最初显然并不知悉。

另一首唐代诗人骆宾王，也写过一首《咏蝉》的诗。骆宾王因上疏论政，开罪了武则天，被关入狱中。身陷囹圄的他，听到牢房外蝉的鸣唱，知道一年之中又已到了秋天，愁绪满怀，不由家国之忧涌上心头，“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由蝉思己，历经种种，须发已白，青春不再，“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露天声？”如今政治环境如此不堪，“露重”难以进身，言论遭受打压，心中郁闷难平。这里说的是蝉，又句句说的是他自己，也是他为被捕入狱发出的一声抗辩！

后人评他们的咏蝉诗，称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而李商隐“本已高难饱，徒劳费发声”，是牢骚人语。

唐代这三位诗人，不约而同以咏蝉托物寓意，各抒自己心迹，无一不成佳章！说到骆宾王，便想到了他的《讨武曌檄》一文。这篇檄文千古传诵，其中“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的天下！”曾成为过去有一时期的流行语。骆宾王的檄文，虽然骂武则天骂得很凶，称其“鸩蝎为心，豺狼成性”，“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其所作所为，“人之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激昂慷慨，口诛笔伐，言词犀利，武氏却很称赞他的文笔和才气，空怀遗憾未能为己所用——骆宾王助徐敬业讨伐武则天，以图恢复李唐基业，后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也不知所踪。但南通狼山至今有他的墓，多年前我游狼山时曾见过。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